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繡球 第一回 論房屋寓民族主義 敘天倫動巾幗感情

話說亞細亞洲東半部溫帶之中有一處地方，叫做自由村。那村中聚族而居，人口比別的村莊多上幾倍，卻推姓黃的族分最大，村前村後，分枝布葉，大都是黃氏子孫。合村之中，物產豐盈，田地廣闊，所出的人，不論男女，也都文文秀秀，因此享慣現成的福，極怕多事，一向與外村人不通往來。外村人羨慕他村上富饒，妒忌他村上安逸，曉得他一村人的脾氣，就漸漸想想法子來聯絡，又漸漸拿手段來欺侮，弄得自由村全無一點自由樂趣。這且不在話下。單表他村上有一人，名叫黃通理，此人約莫三十幾歲，很出過幾趟門，隨處考察，覺得自家村上各種風物，無一不比外面強，卻無一能及外面光彩，想來想去，不懂什麼原故。要講讀書人少，眼見秀才舉人，比村上的狗子還多；要講做官人少，眼見紅頂子、藍頂子，用巴門籬擔也就量不清，挑不完；要講種田經商的人少，眼見田戶完糧，卻為皇家一宗大大出息，生意買賣差不多都是累萬盈千，怎麼問起來，總說是十室九空，只剩得一個外面子好看。鄉紳不顧百姓，百姓抱怨鄉紳，鄉紳百姓，又全與商家隔膜。讀書先生，除了想進學中舉之外，一無念頭，連自家門裡的事都糊塗塗塗，甚至各種人的壞處，讀書人無不兼而有之，真真應著俗語所說「關於天數」。但是天數何嘗就能弄到如此，總要出些人力斡旋，才可挽回造化。

黃通理正在自猜自解，忽然他妻子出來，言道：「後邊一帶房屋，今年被風雨吹打，像要傾倒，官人要趕緊僱個匠人修理修理。」黃通理聽見此話，猛用手掌在案上一拍，仰面向天大聲歎息，喊道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他妻子摸不著頭腦，說：「官人，這房子修不修在你，我不過講一聲，何必這般動怒？看來僱個匠人，也花費有限，值得如此發急？我想房子是世世代代要住的，總得圖個結實堅固。倘然後邊一倒，保不住牽連正房也要搖動。就說正房無礙，到底塌了一邊，把一座整齊齊的屋子變了破壞，成個什麼樣兒！」黃通理聽到此處，益發凝思出神，說道：「哦！哦！！變了破壞就不成樣兒了，我想要成個樣兒，索性一齊破壞了他，不是修飾修飾可以保得長住的。」原來，黃通理因為他心中的事忽然觸著了修理房屋的話，大有所悟，不覺心口自商，借題發洩。他妻子不明就裡，只當他是不肯，同他嘔氣，便說：「房屋應修的，自然要修，犯不著說些氣話，嫌我多事不耐煩似的，是何苦呢？」通理撲嗤一笑，說：「你去罷，你的話不對我的意思，我的意思同你也說不上。」他妻子搭訕著走了開來。黃通理又自言自語，嘖哩咕嚕了好半會，才出至門外，將他那後邊屋子仔細一瞧，又將他正房四面一看，負手而行。踱了幾十百步，走進一家茶坊，泡了碗茶，兀是納悶。看官估量著他悶的是打房屋主意，或者是無錢修理了。做書的卻不曾問得，只知黃通理當下坐在茶坊，所見吃茶的，大半是族中長幼，各人言談，嘻嘻哈哈，全無一樁正事。問起農務，都說是要看年歲；問起生意，都說是不敷開銷；問起男孩子們，說是還不曾上學；問起女孩子們，談是還不曾裹腳。七嘴八舌，聽了半天，有的約了去吃酒，有的約了去吃烏煙，就陸續散完。

日已沉西，黃通理想道：「我們這村上的人，一個個如此模樣，難怪風土人情如此頹敗。算來這村上大半姓黃，雖說是年深日遠，疏散無稽，畢竟田地都是姓黃的開闢，子孫都是姓黃的遺傳，數千年繁衍至今，好容易成了這個村子，不講替我那創造的始祖爭些外面的好處，也須同心協力，做點氣派出來。如今竟像我家房屋要倒的光景，豈不可惜！一個村子，分開來有幾千百所房屋，合攏來，卻與一所房屋似的，正似我妻子所說的話，倒了一邊，保不住要牽連搖動。房屋倒了，還要牽連，豈不是村上的風俗，壞了一件，也牽連十件百件？人情壞了一個，也牽連十個百個？一而十，十而百，那就一齊敗壞，不可收拾，實在可怕可恨！但是我一人所見如此，我們村上明白事理的，總該還尋得出幾位。待我回家揀個日子，辦兩席水酒，請些人來商議商議。就拿我房屋傾欹，急須拆造的事，借為演說，想必有一二動聽。」

一日，黃通理果然叫他妻子辦了兩席家常便飯，免不得肥魚大肉，十分豐盛，請了些同族等輩。大家一到，心裡猜著：既不是有什麼喜慶的事，必定他家又奉到官諭，要寫什麼捐，議什麼社倉積穀。再不然，辦警察，辦團練，這些事情要大家商議。內中一人說：「這都不像，我家通理先生向來不管這些閒事。聽見外頭講，今年村子上瘟疫很重，有幾個人出頭，要建齋打醮，做七七四十九天功德，莫非通理先生為了這個，要同我們商量？至於那地方官府的事，莫說通理不管，我們也大家不情願。這無非把我們村上的錢，白白送與官府，賺上腰包，我們還不如去養貓喂狗，倒有點用處呢。」說話之間，通理走了出來，先敘些浮文，都說今日有何事見諭，這般費心，卻都來叨擾。通理道：「自家人說那兒話。連日只因舍下房屋，今年被風吹雨打，有兩間要像坍塌，心中煩悶。偶然想著諸位，邀過來談談。諸位賞光，菜是沒有，這酒是可多喝幾杯。我還有別話奉商呢。」當下各人坐定，有一位姓黃名祿的，開口先說：「府上房子是多年老宅，如今若要修葺，卻不宜輕舉妄動，須得請個看陽宅的先生，揀個好日子，或是應該抽梁換柱，或是應該添瓦砌牆，倒也不輕容易，若還可以將就得過，不如僱兩個瓦木匠，先用木架子支他幾年，再用石灰磚瓦粉刷點，填補點，料也不妨。」又有一位姓黃名樹的，接口道：「我認識個瓦木作頭，手藝很好，包工也很便宜，你老若是這麼辦法，我明日就薦他到府上來，叫他收拾收拾。」

這兩位的話，入了黃通理的耳朵，好不中聽。心上原想借著房子同他們說些整頓村俗的道理，他們先嘵嘵不休，反覺無從插口。轉念聽他們的言論口氣，都是一派倚賴性質，未必能幹得甚事。且待我就他們的話，打動一下，看是如何。便站起來，斟過一回酒，敬上一回菜，笑嘻嘻的說道：「我這房子，年代太久，內中木料都已霉爛，若就外面支起一根木頭，牆上加刷一層石灰，自然還可將就幾年。但是我看這村上住的人家，大大小小，他那房子有的已經支了木頭，有的已經刷過石灰，又有的早經風水先生看了，只覺得總是東倒西歪，外面光華，內裡枯朽。假如一年一年的，你家將就些，我家也將就些，只怕到後來一齊倒個乾淨，請風水都請不著，僱木匠卻僱不來，豈不要大家露宿在地上嗎？」幾句話，說得合席好笑，就有人說：「通理先生，你這話呆了，從來只有水火之災，遭個大劫，或者房屋一齊受累，那有好端端便舊點破點，會一齊坍了的？這就過於多慮，慮的又不在理了。」黃通理道：「怎麼不在理？不過我慮的，是世界上的公理。須知那水火之災，一半雖是人事不謹，還有一半天意在內，這大家住的房子，你連我的牆，我靠你的壁，你家將就支砌支砌，我家也將就支砌支砌，眼見得我們村上，都是祖傳的老宅子，也經過幾番水火，加上年年的雨雪風霜，難道就這麼支得過去？萬一我家的倒了，連累你家，你家的倒了，連累他家，接二連三，豈不要倒個乾淨！」說至此，大家放下杯箸，說：「這般道來，莫非想把一村的房子都拆了重造嗎？看你酒也喝得不多，全是說些醉話！正正經經，你那房子若是修，若是拆，我們總得來幫忙，不修不拆，也不必煩悶。人生在世，如白駒過隙，得了一天，算一天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前人栽樹，後人乘涼。』我們守著祖宗的遺產，過了一生，後來兒孫，自有兒孫之福，我們年紀已漸漸老了，講不得德潤身，還講什麼富潤屋呢？」

黃通理本來話猶未完，至此又被一番搶白，好氣好笑，心知這一班人，都會意不到我的宗旨，半晌沉思無語，只索叫妻子搬過飯來，讓他們吃了好走，只白白廝混了一天功夫，聽了些無味語言，看了些可憎面目，都怪自己沒有眼識，當他們是明白事理的，不道也同茶坊裡一班人物一樣，這可就無法可想。於是胡亂的就讓了飯，送了諸人出外。他妻子見他十分懊悶，又方才他席上的話，也約略聽見幾句，猜著他嘴裡講的房子，心裡頭的意思卻不是為房子發作。前日同他講修理房子的時候，他說他的意思同我說不上，如今同人家也說不上，究竟葫蘆裡賣的甚藥，倒要去問個明白。一面收疊碗盞，打掃廚房，把開水泡上一壺茶，走入裡面房屋。黃通理卻已蒙被睡了，到晚來飯都未吃。他妻子怕他是醉，也就不去驚擾。這晚一夕無話。

次日早起，黃通理坐在書房。他妻子梳洗已畢，搬了早飯過來，喚同他兩個兒子一起來吃。大的兒子七歲，小的兒子五歲多，大兒子生得乖角文弱，小兒子生得英銳剛強。平常帶著兩個識識字，講些蒙學教科書，也都有些領會。這日見他兩個同吃早飯，問道：「譬如這碗飯，弄了好些污穢在上面，便怎樣法子？」大的說：「用水漂洗漂洗也就可吃了。」小的說：「不然，這一碗飯有

限，倘或那污穢洗不清楚，就要吃壞人，不如傾撥了另換一碗。」又問：「譬如一棵花，種在地上，花上爬了些螞蟻，這便怎樣？難道就把花掐了不成？」那大的說：「這與花何害？只要將螞蟻除去便是。」小的又說：「不然，好好的一朵花，固然不能掐去，但是螞蟻除了又有。就算這枝花上除去，他又爬到那枝花上去了，除之不盡，勞而無功，不如尋著螞蟻的窠，或是掘了他的根，或是把種的花移種在好地上去，叫螞蟻無從再爬，然後我們的花才能開得枝枝茂盛，年年發榮。」

黃通理聽他小兒子的話，十分中意，不想這小小孩子倒有這般見識，就趁勢問他：「你娘說，我家後邊房屋像要傾倒下來，這是要修理呢，過是要拆掉了他？」兩個兒子尚未回答，他妻子說：「我正要問你，連日你為著房子的事，同發癡一般。昨日又與人家發了多少議論，到底在這房子上，另有個什麼用意？」黃通理道：「不要忙，且聽小孩子們講講。」他那小兒子就說：「這個要看房子的大勢，我就知道了。」他妻子說：「五歲的小孩子，曉得什麼！你也去問他？」黃通理道：「不要看輕了五歲孩子，他這『要看大勢』的一句話，就很有道理。對你講了罷，我實為我們村上的風俗人情敗壞到不成樣子。名為自由村，自己村上的人，全不知振作，反被外村人挾制，受外村人糟蹋，想要恢復我這『自由』兩字的權限，組織我『自由』兩字的光彩，所以在這房子的事上有多少寓意。」他妻子不等說完，便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不知世界上也有女子出來做事，替得男子分擔責任的麼？」黃通理一躍而起，說：「怎麼沒有？」他妻子說：「有就好了。」急忙收拾碗箸，撇著兩個兒子，大踏步出至廚房，回到臥室，「撲通」將房門一關。

他那七歲的大兒子，隨了出來，看他母親關起房門，只道是與他父親鬥氣，在房門外喊起來。畢竟他兩口子不曾鬥嘴，那裡有什麼氣鬥？卻是房門關得蹺蹊，做書的人，也不覺替他小孩子著急，待我慢慢的弄個明白，下回交代，看官不要一同著急罷了。